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23

襄阳花鼓

宋美卖妻
打蛮鉛
送寒衣
陈大官上坟
秋胡試妻
高文举觀星
贈白草銀坡
云楼会(帶赶潘)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库存书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第二十三集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60年·武汉

45680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(二十三)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 · 5 1/8 · 印张 · 143,000字

1990年5月第1版

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800

统一书号: 10106·435

定 价: (9) 0.60元

前 言

“湖北地方戏曲丛刊”的編輯出版，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，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、整理、改編和演出的剧目資料。

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，有属于皮黃系統的汉剧、南剧、荆河戏、巴陵戏和湖北越調；有属于花鼓系統的楚剧、东路花鼓、天河花鼓、襄阳花鼓、黄梅采茶戏、远安花鼓、二棚子、梁山調、提琴戏和文曲；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，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、灯戏等。都有着丰富的傳統剧目。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遺產，决定陸續搜集、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。

“丛刊”所收剧本，主要的是原本。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。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，我們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則；并視必要，邀請对該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。对于經过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，也将選擇收入。

我們愿意积极地編輯出版这部“丛刊”；但是力量有限，工作又极复杂，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。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、帮助。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

目 录

宋美卖妻	彭兴顺述录 1
打蛮船	彭兴顺述录 29
送寒衣	彭兴顺述录 51
陈大官上坟	彭兴顺述录 63
秋胡试妻	彭兴顺述录 91
高文举观星	彭兴顺述录 107
赠银	彭兴顺述录 121
白草坡	彭兴顺述录 133
云楼会(带赶潘)	彭兴顺述录 153

宋美卖妻

彭兴顺述录

剧情：明崇祯的时候，临清遭旱灾，除了少数富户以外，一般百姓都受着饥饿的威胁。书生宋美家中几啼女哭，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生火。先是他的妻子刘金莲回娘家告借，恰巧哥哥刘武举到江南做生意未回，她的嫂嫂却因旧日姑嫂之间不和，不仅颗粒不借，反而乘势责打金莲。金莲没法可想，只好含泪回家。宋美看见儿女快要饿死，带着金莲上了大船，准备将她卖了，养活儿女。

人物：宋 美(生)、刘金蓮(旦)、老雁子(丑)、王 婆(丑旦)、
保 安、爱 姐。

〔宋美上。〕

宋 美：(引) 貧穷无奈，何日苦尽甘来。(詩)

头戴方巾四角低，身穿藍衫不整齐。

半升粟米无錢买，冬天倒穿夏天衣。

貧生、宋美。临清州的人氏。天干三年，六季不收，众百姓
餓死一半。昨天娘子对我言講，叫我邻舍求借，这般时候，
邻舍借粮走走！(唱平腔)

崇禎年来崇禎年，崇禎年成不一般。

崇禎一年长大水，崇禎二年大天干。

崇禎三年略略轉，又发蝗虫吃得寬。

往东吃到东洋海，往西吃到老四川，

往南吃到閩广地，往北吃到黄河边。

树木枝叶都吃尽，飞到人身吃衣衫。

昨天我打大街过，大街情景不一般。

往年开的驪馬店，如今改为卖人行。

大人拉倒娃子卖，不分老少講价錢。

三岁孩童升半米，七岁的女儿八百錢。

一串錢接一个做家女，

白头寡妇奉送不要錢。

粘米卖銀子要二两五，

小米卖銀子要一两三。

針大黑豆大街卖，河里杂草上蹶盘。

三个錢饅饅核桃大，餅子一口吹上天。
俺宋美觀罢心胆战，
好男儿也难过这荒年。
清早起娘子对我講，她叫我邻舍告艰难。
将身来在东邻內。

〔內白：“餓坏人罗！”〕

宋 美：（唱）

东邻里人儿在怨天。
东邻借不倒西邻轉，再到西邻告艰难。
俺宋美来在西邻內。

〔內白：“我的蒼天吓！”〕

宋 美：（唱）

西邻人儿也在怨蒼天。
东西邻借不到粮和米，
举家人难活三月天。
餓坏了大人犹自可，怕只怕餓坏儿保安。
餓坏了儿女不打紧，我面前缺少戴孝男。
宋美低头来想計，慕然一計上心間。
我娘子娘家是大戶，我命她娘家把粮搬。
租壳子粮食借几石，年成好了本利还。
俺宋美轉奔寒舍院，便把娘子喚一言。

娘子！唉！走来吓！

刘金蓮：（內）苦呀！（內唱平腔）

刘金蓮正在受熬煎，又听得奴夫喚一言。
双手撐床站不起，一双儿女压中間。
两膀攢上十分勁，儿女們推在床內边。

〔刘金蓮上。〕

刘金蓮：（唱）

悲悲切切向前走，哭哭啼啼往前行。

刘金蓮来在閃屏后。

宋 美：唉！我的蒼天哪！

刘金蓮：（唱）

又听得奴夫喊蒼天。

奴夫知道文王禮，小奴也知道禮当先。

刘金蓮見奴夫施一禮。

宋 美：（唱）

宋美一旁禮相还。

刘金蓮：（唱）

我夫妻施禮分別坐，便把奴夫問一言：

你的妻正在受熬煎，喚出你妻有何話言？

宋 美：（唱）

娘子不必問一遍，为丈夫有話向你言。

你叫我邻舍把粮借，

东西邻的人儿怨蒼天。

东西邻借不到粮和米，

我举家人难活三月天。

饿坏了大人犹还可，怕只怕饿坏女共男。

饿坏儿女不打紧，我夫妻缺少戴孝男。

娘子你娘家是大户，我命你娘家把粮搬。

粗壳子粮食借几石，年成好了本利还。

俺宋美說罢借粮話。

刘金蓮：（唱）

刘金蓮一听泪不干。

你命我旁的我情愿，

你叫我娘家借粮我不耐煩。

我大哥江南販粮米，一去几年沒回还。

高堂上还有我年迈母，

老母亲不管閑事端。

当家还是我王氏嫂，嫂子当家甚不賢。

刘金蓮答言我不去借。

宋 美：（唱）

宋美一旁着了难。

娘子不肯去把粮借，举家人性命在眼前。

俺宋美着难在草堂上。

刘金蓮：（唱）

刘金蓮一旁把夫觀。

刘金蓮本是賢良女，岂肯教夫来着难！

我只得往后走几步，借粮的口袋拿手間。

借粮的口袋拿在手，一奔娘家把粮搬。

不辞奴夫出門走。

宋 美：（唱）

宋美一旁把妻拦。

娘子今天把粮借，为丈夫还有嘱托言。

今日去到娘家內，莫說借粮先問安。

先問你大哥刘武举，江南販粮可回还。

再問高堂年迈母，老母亲年迈身可安。

再問当家王氏嫂，嫂子当家甚是难。

眼前說罢問安的話，借粮的事情背后言。

粗壳子粮食借几石，年成好了本利还。

嘱托的言語要牢牢記，

娘子你要早去早回还。

刘金蓮：（唱）

奴的夫不必嘱托言，为妻点点記心間。

临起身与夫施一礼，我一奔娘家把粮搬。（下）

宋 美：（唱）

一見娘子把粮搬，倒叫宋美喜心間。

将身且把上房轉，

等只等娘子借粮轉回还。(下)

王 婆：(內唱)

王婆正在家中坐来家中坐。

〔王婆上。〕

王 婆：(唱)

王婆正在家中坐，喜鵲喳喳要来客。

将身打坐客堂上，端看来的什么客。

刘金蓮：(內唱)

在家領了奴夫命来奴夫命。(上，唱)

在家領了奴夫命，一奔娘家走一程。

正行走来抬头看，娘家不远在面前。

大門上无人自走进，冷冷清清到客厅。

将身且把客厅进。

王 婆：呌嘶！(赶鷄声)騷婆娘！早晚在我这儿搅来搅去。

刘金蓮：(唱)

又只見我的怪物嫂子坐客厅。

見了嫂子施一礼。

王 婆：(唱)

嫂子一旁礼相还。

姑嫂施礼分手坐，便把大姑問一言：

荒乱年你不在家中坐，来到我家为哪般？

刘金蓮：(唱)

嫂子不必問一遍，穷妹妹有話向你言：

在家中領了你妹夫的命，

命我問安到这边。

先問大哥刘武举，江南販粮可回还。

高堂上还有我年迈母，

老母亲年迈身可安。

当家还亏我王氏嫂，嫂子当家甚是难。

眼前說罢問安的話，

借粮的話儿我不好言。

出言便把嫂子叫，妹妹有話向你言。

在家領了你妹夫命，一来借粮二問安。

粗壳子的粮食借几石，年成好了本利还。

刘金蓮說罢借粮的話。

王 婆：(唱)

王氏一听大不耐煩。

你家沒得我家借，我家沒得誰处搬！

粗壳子粮食几百石，不够我鷄鵝鴨几餐。

我有心借給你三五斗，怕你有借不能还。

有王氏答言我不借。

刘金蓮：(唱哭腔)

刘金蓮一听泪不干。

走上前来双膝跪，王氏嫂子連連叫几声。

我的嫂子呀！(唱)

你不借一石借八斗。

我的嫂子呀！(唱)

不借八斗借五斗。

我的嫂子呀！(唱)

不借五斗借三斗。

我的嫂子呀！(唱)

不借三斗借一斗。

我的嫂子呀！(唱)

不借一斗借八升。

我的嫂子呀！(唱)

不借八升借五升。

我的嫂子呀！(唱)

不借五升借三升。

我的嫂子呀！（唱）

不借三升借一升。

我的嫂子呀！（唱）

你若不借粮和米。

我的嫂子呀！（唱）

我举家人难活三月天。

我的嫂子呀！（唱）

餓坏大人犹还可。

我的嫂子呀！（唱）

怕只怕餓坏女和男。

我的嫂子呀！（唱）

餓坏了儿女不打紧。

我的嫂子呀！（唱）

你妹妹缺少后代戴孝人。

我的嫂子呀！（唱）

刘金莲哭得如酒醉。

王 婆：（唱）

只哭得王氏心也酸。

我说不借给她呀！她坐到地上又哭又说。我叫她站了起来吧。

妹妹呀！起来、起来。妹妹呀！嫂子跟你说得玩的，你就哭，哭得眼泪掉了一罐子的。你吃了饭了吗？

刘金莲：嫂子！我三天没有吃啥。

王 婆：嘿哟！三天都没吃啥，穷人们饿得。我们只一黑要不消夜，我就象差个啥子。去！猫儿没吃完的饭，在厨屋里灶台上，你端着去吃。

刘金莲：好贤德的嫂子。

王 婆：贤德他妈的！我儿花女花都没得一个，我还贤德。你莫偷了我的盐。

刘金莲：真将穷人作践得不成人，还说偷她的盐。（下）

王 婆：小婆娘娃子！往日在屋里当姑娘，她跟嫂子总是不和；你今日回来问我借粮，我把老雁子喊回来，我叫他打了出去。老雁子！

〔内白：“没在屋里。”〕

王 婆：我朝外边喊去。（下）

〔老雁子上。〕

老雁子：长工的活，慢慢的磨。做多了，划不着。一天你要管我三顿饭。

王 婆：（内）老雁子！

老雁子：你再喊，我还是要走个二回头的。（下）

〔王婆上。〕

王 婆：老雁子！你到哪里去了？（下）

〔老雁子上。〕

老雁子：长工的汗，慢慢的干。你喊的急，我总是来的慢。不怕你一天不管我三顿饭。（下）

〔王婆上。〕

王 婆：老雁子！我前头喊到后头，后头喊到前头，他个老儿的不知跑到哪儿去了？老雁子好占相赢，我给他个相赢占下子。老雁子！我那小老子！

〔老雁子上。〕

老雁子：你喊我？

王 婆：我喊你！你到哪儿去了吓？

老雁子：我在摸鳖。

王 婆：摸鳖，你怎不答应一声呀？

老雁子：答应一声，怕鳖听见了。

王 婆：那你就该绕绕手吓？

老雁子：绕绕手又怕鳖看了。

王 婆：你莫诀我？

老雁子：哪是诀你，我在骂你！

王 婆：走！我們回去，進屋內去。老雁子！我們屋裡來了客。

老雁子：來了客！我找到是哪裡的客？

王 婆：你看是哪裡的客呀？

老雁子：你東庄上的禿姑爹？

王 婆：不是的。

老雁子：西庄上的跛姐夫？

王 婆：不是的。

老雁子：南庄上的瞎姨父？

王 婆：老雁子！我就沒得一門好親戚呀？

老雁子：你是個害婆子，哪有一門好親戚！

王 婆：我們劉家大姑是一門好親戚吧？

老雁子：劉家大姑來了，盡我上街去！

王 婆：你上街做啥子？

老雁子：我上街割肉打酒。

王 婆：沒得錢。

老雁子：沒得錢，寫你那賬上。

王 婆：那你倒還舍得吓！

老雁子：不是我的，我包大方。

王 婆：老雁子！你猜劉家大姑來我們這裡是做啥子來的？

老雁子：做啥子來的呀？

王 婆：來我們這裡借糧米來的。

老雁子：借涼粉，給她推個豆腐去就是的。

王 婆：你在哪裡打攪！借吃的糧米來的。

老雁子：借吃的糧米來的呀！好大嬌哪！將你那前倉、後倉打開，
給她灌几騾車。我老雁子老了，還會推小車，再裝兩布袋攔
在小車上，我跟她去推。

王 婆：你倒大方。

老雁子：不是我的，我包舍得。

王 婆：老雁子！我將你喊回來跟我趕人。

老雁子：赶哪个？

王 婆：赶刘家大姑。

老雁子：大婶！我老雁子只会做活，不会赶人。

王 婆：你端我的碗，就要服我管。

老雁子：我不端你的碗呢？

王 婆：不服我管。

老雁子：那我不跟你赶人。

王 婆：不跟我赶人，小庙里麦秸。

老雁子：此话？

王 婆：跟我揪出去。

老雁子：不要我了？下工？好！将我的烂被头都给我！

王 婆：你的烂被头、烂衣裳都走门缝里给你！（下）

老雁子：就是你这个好家好做些？天底下有多少好家，我一天做一家，我一辈子也做不完。老子上河南吃硬面饅去。

〔内白：“老雁子！饿坏人罗。”〕

老雁子：哎呀！河南年成苦哇。我下底下去，吃白米干饭去。

〔内白：“老雁子！给我几个钱，买点干饭吃。”〕

老雁子：哎哟！在好家里混不觉得，出来了这么苦哇！我还是转去，跟她打人。打不打还不是在我。大婶！开门。

王 婆：（内）哪个？

老雁子：还不是我老雁子吗！

王 婆：（内）老雁子！你到哪里去的？转来到屋里吃袋烟。

老雁子：我来跟你打人来的。

王 婆：（内）你走了，我留了一个了。

老雁子：大婶哪！象你这好家，多个把人当不了啥，还是我帮你老人家，我给你打人。

王 婆：（内）你给我打人来的？待我来开门。

〔王婆上。〕

王 婆：王氏把门开。

老雁子：我屁股先进来。

王 婆：你的臉奶？

老雁子：好大孀！我有臉还来二回头？

王 婆：老雁子！你站到。我跟你看鞭子去。老雁子！我这个鞭子，还有个贵处，鞭子一把，一把鞭子，拿到仁义客厅，见鷄打鷄，见狗打狗，见人打人，打人都不疼。

老雁子：哦！这个鞭子还有这样的贵处。打人不疼，老子先到你面前开个張。大孀！你看那面一个燕子两个脑壳。

王 婆：在哪吓？

老雁子：（打王婆）在这吓！

王 婆：老雁子！你打我吓！

老雁子：你說打人不疼，我先試一下，看疼不疼？

王 婆：老雁子！刘家大姑是个穷人，早晚在檢柴挑柴，皮晒厚了；你大孀是有錢的人，早晚在春閨綉楼綉花，风吹不到，雨洒不到，皮蓄薄了，打了就疼。

老雁子：哦！我才找得到你們好家的人皮薄。你們好家是人做的，穷人們是做人的。

王 婆：我們走！

老雁子：（唱）

叫一声大孀头里去，一奔客厅走一程。

将身且把客厅进，刘家大姑坐客厅。

我手执鞭子朝下打。

刘金蓮：（上）說是我苦呀！

老雁子：嗯嘿嘿！我的媽呀！

王 婆：老雁子！你哭啥子？

老雁子：大孀哪！我鞭子还没有打下去，刘家大姑哭的两眼落泪，我哭的四眼落泪。

王 婆：只有两眼落泪，哪有四眼落泪呀？

老雁子：我两眼泪唧唧，前头尿唧唧，后头屁唧唧，看是个四眼